

Majorie Kerv Wilson 氏的英譯本。因此，他們如果能在中譯本裏，同時譯出這本英譯本的序言，朱里安·赫胥黎 (Julian Huxley) 寫的序言，當更能嘉惠中國讀者。

朱里安·赫胥黎的序言確能掌握這本書的優點。略加整理，可以歸納出他的三點意見。第一、作者勞倫茲不僅是一位出色的自然學家，對（比如說）鳥類基本觀念的公式化良有貢獻，最主要的，他具有一種全心全力真實了解動物的態度。本書的讀者，將不致再一廂情願的簡單化、機械化，或擬人化動物。第二、勞倫茲極力堅持提供動物一種自由的、開放的生活環境，並在這種環境裏觀察動物生態。在別的人家，你也許會聽到：「快！快！快！鳥從籠子裏逃出來了，快把窗子關上！」之類的喊叫；在作者家裏叫的却是：「快！快關窗子，那隻鸚鵡（烏鴉、猴子……等等）要進來啦！」。這一種觀察方式，確能促進觀察者與動物之間的溝通，因此，也增加觀察者的收穫，增進對動物的了解。這種方式，足資效法。第三、勞倫茲敘述文字的條理清晰簡明 (with the most lucid simplicity)，並且文筆生動，引人。在讀這本書

的時候，我們時常會忍不住會心一笑。

原書這三種優點，大都可以由中譯本尋得。這本書確能增進我們對動物行爲的了解。這些了解大都一反我們原有的認識，所以不但有趣，而且奇異。在這種了解之中，我們可以相對的意會到，人類在自然界裏的位屬。我們或許可以因此而去除一點優越感，並且在調整我們與動物關係的時候，增加一點尊重，一點關愛。（底笛）

季辛吉的「極限」

讀「季辛吉——心靈的描寫」，鈕先鍾譯

民國六十三年十二月初版，新亞出版社印行

在研究季辛吉的書籍中，格勞巴德這一本書，無疑是最具代表性的。並不是因為作者是季辛吉的密友，因此，在書中多透露了一些內幕資料而顯得不同，而是本書對整個季辛吉具體的把握；他對季氏的思想意識，有極為明晰的剖析，作者沒有從他的幼年時代，運用什麼佛洛伊德理論去捕風捉影，他完全根據事

實——自季辛吉公開的思想記錄裏，歸納出這本系統的，經過完全消化後蒸餾出來的「心得」。

季辛吉的成功不是偶然的，他對十九世紀三位歐洲政治家的研究（梅特涅・卡斯爾累及俾斯麥），導引出二十世紀政治與外交政策的指導理論。但季氏並不是上述三位的崇拜者，他只是由這些研究中，發現了一些情況：兩個時代裏某些政治特質上的類似。因而，提供了一些對現行政策有批判性的見解，此種見解最後形成了尼克森時代的外交政策意識指導之依據。

季辛吉他重視「系統」，關心「具體問題」，他不以為「戰略」研究就是一切的高峰，他有野心去建立一個更大的學識結構——在這兒，外交、軍事戰略和內政是密不可分；他強調「現在」的重要，因此使人認為他是位現實主義者；但從他對歷史研究的興趣中，他已為自己發展出深謀遠慮（think the unthinkable）的才能，也許，研究季辛吉的重要性，除了使我們了解美國現行外交政策策劃者的理論基礎之外，主要的是能給予我們一種眼界（Perspective），使我們對當前的問題可作較有效的

考察。

我想，季氏的理論觀點，無法在此用簡短的文字加以概括，不如對季辛吉思想，陳述一些我個人的看法：不論本書作者如何掩飾和解釋，依據我們東方心靈的理解，季氏這一套不脫「現實政治」的範疇。他所包括的理論是相當嚴謹、出色的，可是，他的出發點一切都以美國的利益為依歸，他所追求的只是美國的和平。一種不基於世界和平的和平，想透過妥協，折衷所獲得的短暫利益，終歸會在「時間之流」裏喪失殆盡。

二、季氏這一套理論，初時似若頗有斬獲；但我們懷疑，當他批評艾森豪及甘迺迪時代的政策時，認為他們缺乏想像力，因而依據批評和對問題本質的認知，他所建構出的現行政策，在三年前也許尚不失創意，但在三年後，是否已變成他自己的桎梏，失去了想像力？因為，他已說的太多，以致於，他的想像力成爲一種坑陷自己的陷阱，敵對者正好利用他所公開的理論，研究其想像的軌跡，在那兒「守株待兔」？再說，就像豐德奈爾所說的：「也許我握着一手的真理，可是我只放開一隻手指。」季氏的大作滿天飛，

任何事只要失去了神秘感，也就失掉了高瞻遠矚的利益，變的不可怕、不可畏了。

三、其實，說穿了，一切都是策略而已。季氏的長處是把他的政策早人一籌地建構起完密的體系；他按着他的樂譜吹笛。剛開始，確實使天下大亂，大家在其樂聲中身不由己隨聲起舞，但此種優勢很快就消失了；原因之一是由於水門案件——就像卡爾斯爾累之死給予梅特涅的致命打擊一樣，水門案使尼克森下台，等於剪去了季辛吉的一對翅膀，陷落在他對一八一二——一八三〇年歷史研究的預期結果裏面。原因之二，可以拿破崙的失敗為例，他的得勝，某方面而言，是由於他的戰術新異，使他攻無不克，戰無不勝；突然之間，他到達了優勢的終點，他的榮耀教會了敵人在屈辱中學習和成長，從此，在這樣一個轉捩點上，他的命運之神再也不肯眷顧他了；季辛吉的處境，似乎亦然。

讀完這本書，我一方面是讚歎季氏的聰慧，一方面面對季氏的沉迷（於其理論中）感到惋惜；「自信」是成功的起點，過於自信則又是敗亡的徵兆；許多成功者的前車之鑑，以季氏的聰明似應有先見之明；成

熟有其極限，理論也有其飽和點，圓融是一種極妙境界，但如何追求圓融，守住圓融，在圓融中防止墮敗的因子產生，則必須更高的智慧。（何晞）

喜棚底下吃雙拼

看「喜棚」，子于著

民國六十三年九月，華欣文化事業中心出版

把「喜棚」從頭到尾看完了，心裏直覺得納悶兒，就沒辦法讓自己相信書裏頭兩個輯子竟會是一個人寫的。看文句跟語氣，倒挺近乎的，可怎麼兩輯會差着那麼老大一截呢？硬就是「孫家臺」就寫得那麼好，而「雙拼」就寫得那麼差。尤其是攔在一塊兒，兩下子來回這麼一比較，一進一出的，就更不能說了，要說子于是有意拿自己上下兩頭的東西出來讓人看他真是「兩邊兒拼」着，也好像沒這個道理，又不是賣唱的，講究從最低音到最高音，差的越遠越顯着本事。寫作這玩藝兒，還是只能守着「人往高處走」，可千萬不能「水往低處流」的。